三、教诫须恒时念死而修正法分四：（一）思择现法无益而放下此生；（二）思择来世堪忧而起心畏死；（三）思择过患利益而起念死欲；（四）思择真假法行而唯修善心。

（一）思择现法无益而放下此生

**久远即困世法城，牢执八法死不休，**

**然无尘许坚实益，空劳执捉竟何为。**

从久远以来一直困在三有世法的城市里，对于正负两边的世间八法，死不放手地执著，却得不到微尘许的真实利益。这样空空劳苦地执捉它究竟为了什么？又有什么用呢？这种空劳执捉得不到任何意义，应该赶紧放下此生，寻求真实的安乐之道。

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认识这一金刚偈的甚深涵义，从而了解我们空无实益的忙碌状况。五个方面：1、时间；2、处所；3、事相；4、心态；5、结果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们就陷入了无明状况，在一念妄动以后，入了迷梦般生死相续。要注意，迷梦是一点东西也没有，然而出现幻觉，这些幻觉在相续，一梦接一梦不断地演，这叫“时间”。它变现时会出现东南西北、自身、他人、社会等相，这是空间。我们在这时空状况里活了一世又一世。在每一世中，我们都以为自己在真实地生活着，这里有很多苦乐两边的事情，然后不断地执著。那时特别当真、特别在乎，以为有真东西，然而过后又死掉，换成另一番梦再次演下去。从五个方面去认识这种状况，就会发现执著现法毫无意义。

1、时间：久远

不知道何时开始，我们从清净法界沦落下来，那时一念妄动就入了能所二取的境界，这就是迷乱的状况。从那以后，经历了不见边际那么多的劫数，直到今生，这是时间上的久远。

2、处所：世法城

我们待在哪里呢？待在诸有大城市里。“诸有”指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或者我们以为有的各种现相界里。这里说为“世法城”，是指突然间出现了时空，有时分和方分，然后就出现一个似真的世界，实际跟梦一样，而我们却以为是真的。现前的心就困在这里，觉得特别真实。就像我们现在住在城市里，这里有我的家、我所在的小区、街道等，还有各种社会关系、日常的工作生活等，我们就住在这样的世法城里。“城”代表一个系统，实际是阿赖耶识变出来的相分，包括根身、器界等。

“困”指一下子入梦以后出不来。错觉一阵接一阵、一段连一段地相续下去，就像乌云一直遮蔽虚空，怎么也看不到本来面目那样。“困”又表示众生在这里非常迷惑，从迷集迷，这样下来全是颠倒的。好像那些东西包围着自己，特别坚实、真实，然后在这里起惑造业，又陷入新的轮转。

3、事相：八法

在当前一世里会出现各种事相，包括正负两边的称讥、毁誉、苦乐、利衰，这叫“世间八法”，指当前一世心识前会出现各种合意、不合意的境界。

4、心态：牢执

自心困在八法里特别执著，丝毫不觉悟。在碰到苦事乐事，遭受讥讽赞叹，出现衰损利益、毁谤名誉时执著不已。从今生来说，从小就分别这个对我有利，那个对我不利，我占了便宜，我吃了亏，我现在很苦，我现在很乐等，在这些方面特别计较执著。牢执到什么地步呢？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不肯放手，要抓牢，一世心力全部投注在这些上。

5、结果：不得微尘许的坚实利益

譬如一棵硕大的芭蕉树，从远处看以为里面肯定有心要、有实义，然而一层层剥开后发现空无所有，连一星点实质也得不到。这表示庞大的现世虚假系统。爱情、名誉、地位、财富、享乐、竞争、各种新意义等，就像那棵硕大的芭蕉树，一出现就感觉有头有脸，非常壮观。它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，以为里面有非常多的意义。为此非常执著、不甘心，一定要求取到快乐、称誉、利益，撇掉苦恼、讥毁、衰败等。

就像勇士在竞技场上拼搏，我们在现世法的竞争场里争取，用尽心思，使出各种机心巧计。这里充满了计较分别、阴险狡诈，出现了很多憧憬失落等等。这个世法的幻城，就像万国博览会里有各种神奇物质，又像总统竞选场上有各种权力的高峰一样，我们在这里时时执著，一直到死的时候，都感觉我还没有实现此生的所愿，我还是不甘心。比如对窝巢一样的家，以及夫妻、子女、产业等非常执著，到死都不肯放下，还在惦记着，感觉没得到满足。像这样一生费尽心血，到底得到多少利益呢？就像去探求芭蕉树的实质结果一无所获那样，在由因缘力抛出的一世虚幻显现里寻找时，不必说很多，连极微尘那么大的坚实性利益都得不到，所以叫“空劳”。

以上整体了解到，我们从久远以来流落在虚妄的世法境界里，对自心所现的各种现世八法紧紧执著，死都不肯松手。之后又劝我们去观察，这样做没有尘许的坚实利益。进一步认识到只是空劳执捉。之后反诘自己：现在还执著现法干什么呢？这样就懂了这一颂的大义。之后我们要抓住其中的关键，在自心上引起相应的认识，以见解的力量发起放下此生的欲。这样我们就能跟过去的路线告别，将目光投向来世以上。

掌握此颂的关要

这里分成两步来进入：一、生起“尘许无实义，空劳一世心”的认识；二、发起“我还执著现法干什么？”的诘问。如果这两步到位了，那我们就会开始放下此生。

第一步，生起“尘许无实义，空劳一世心”的认识，又可以从两方面趣入：一、认识现法幻假；二、认识现法坏灭。一方面要看到假，一方面要看到灭。前者从空性如幻来认识，在这一生中，那么多执著追求全是空费劲，毫无意义。后者从浅层的粗细无常上看到它是灭的，执捉它也没有用，这样也会了解“空劳一世心”。

首先从空性层面来看。这些只是一念无明忽而现起的假法，就像眼睛瞪久了见空花，或者以迷乱缘入了幻梦一样。总的要认识，目前的一切都是假法，在假法上建立意义，拼命寻求，只是空费心力。就像渴鹿向着阳焰奔进，由于阳焰并不存在，只是错觉，所以，无论它多么努力都将一无所得。或者如水中捞月、镜里拈花，因为是虚影，所以不会得到什么。要像这样看到，目前现法的境界都是虚假的，跟空花一样。我们由于认识不到它的假，就一直看重执著，认为它最有实义，拼命求取，然而它是虚假、无所有的缘故，无论费多少心、多么努力，都将空无所获。

这样看清楚后就要问自己：我再这样捕风捉影、执著假法干什么？有什么用？能得到什么呢？这样一问，发现整个计划行动全是白费心力。一旦认识到它无意义，就会取消这种行动，之后一心修来世以上的法。

其次从无常层面来看。从现在的一刹那观察，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了，所以没得到什么。由此往未来看，也会知道现前的一切都将没有，得不到什么。当看到它一下子没有了，没得到什么，就知道无论怎么经营，到后面都要灭尽，所以都是一场空，这叫“空劳执捉”。由此应该觉悟，不要再搞虚假的现世法。

这也要透过譬喻、意义多方面观察发起定解。先看譬喻，所有花开过以后都没有了，所以，再怎么用心去种花，最终也得不到一朵。世上出生了那么多新生儿，最后全部死掉了，一个也留不住，可见没得到真正的“产品”。再说，在世间营造的一切活动，最后都没有了；建立的一切事业，最终全垮掉了。旷观整个世界，此前无数岁月里显现的所有事相全部没有了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们活在现法里有滋有味，执为真实，认为可以常保，为此费尽心思，最终却什么也得不到。

因此，世尊在经教里告诉我们：一切诸行都是无常，在流逝的过程中，到了后面就没了前面。对此要生起厌患出离，不要继续在这里空营造、空求取了，再怎么做最后都成了一场空。就像小孩用沙子堆的城堡，风一吹就全没了。又像吹出的肥皂泡，过后全都破灭，究竟得到了什么呢？从这里一推就会发现，没得到丝毫实义。前面从幻假来看，在暂时一现的影子里，怎么能得到意义呢？无论动多少心思，做多少努力，也得不到一尘许。这里从无常来看，后边际全部没有了，又得到了什么呢？

再结合我们这一生来观察。从小就对这一世充满希望，比如常常出现错觉，以为多读书会得到很大利益，结果一年年读下去，发现学到后面，前面就没有了，其实没得到什么，只是心在执著。又比如我们在岁月中经历的一切事都过后成空，荡然无存。我们在人生的征途中行进时，总以为现前有实有的法、能得到的法，然而终究都是这一个法则——过后成空，什么也没有，自己当初的预算和最后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。

这样才知道，的确是空劳一世心。之后要彻底断定：在这世上出现的任何事业、任何显现、任何现法的所求，最终都空无果利，丝毫不会有所得。这就可以看到，现法纯是欺诳。或者结合死时就知道，当神识一离体，就跟现法彻底告别了。现世的一切无法带到中阴，成了阴阳两隔的事。到那时，此生所作的一切都只成为忆念的影像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过后又演下一世的剧目，此世的一切彻底谢灭了。要像这样看到，我们一世又一世困在现法里受欺诳，浪费了人身——迅速还归本源的良机。生命的意义在于返回本来，消除迷乱，而不是在迷乱里求意义，在灭法里求永恒，这是极大的荒谬。

这样就看到，在现法里做什么样的经营、打造、积累等，全是空劳，应该遍观到此世的一切。就像佛语所说：“积聚皆消散，崇高必堕落，合会终别离，有命咸归死。”像这样普观一切世间境，最后都没有了、灭了，那去营造假相干什么？打造暂时的感官盛宴干什么？追求衣食干什么？追求权位荣耀干什么？任何世间法全是要灭的。“诸行无常，深可厌患”。要像这样放下此世的一切。

（二）思择来世堪忧而起心畏死

**今朝最后住此处，需行后世之大城，**

**有何把握不畏死，反省思维则有知。**

承接前面思维三根本、九因相，最终落实到“今天死不死都不决定，很可能要到后世去”，像这样决定持“今天会死”的心。进一步想：“我今天是最后住在这里，而需要走向后世大城市的话，那对我来说有什么把握不害怕？”是该这样反省、在自身上思维一番，那样会有个了解。

“后世之大城”，表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。而此世非常短暂，如石火电光般，说不定今天就要走，那为什么不考虑来世的事呢？如果没集聚增上生、决定胜的殊胜资粮，善趣以上的因都没修到，那就应该恐惧！死亡会猝然而来，说不定明天已经变成披毛戴角的旁生，那后世的大城真的很恐怖！罪业力会把我们扔向地狱极其酷烈的受刑大城市；会把我们扔向饿鬼极其荒凉贫乏的大世界；会把我们掷向驴胎马腹，到天天还债、无有喘息机会的动物大城里，或者跑到深山、大海等中做旁生，这些都叫“后世大城”，也就是后世一集接一集的轮回连续剧。如果堕到三恶趣，那将出现非常多、非常漫长的苦，所以叫“大城”。由此世罪业力变出来的整个一套设施、各种果报遭遇，会一幕幕地在自身上降临。而此世只是短暂片刻，如果我不考虑未来的事，那还叫人吗？

就好比读书，要考虑到毕业以后走向社会是如何？这一生是如何？如果考虑得长远，就知道目前读书只是几年，而往后的人生之路非常漫长。如果我现在没做对往后有利益的事，那将来就很难度过，怎么不害怕呢？现在不努力读书，将来要苦一世。读书的几年好比现世，读完书后的几十年好比来世等。如果没修到法那是很可怕的，将来要一直在苦中度过。这样好好思维一番就会有个了解：我当前需要害怕死，也害怕死后毫无前途，落到大苦趣里。所以，我要把握好目前有限的光阴，尽力地摄取坚实义，不要被一时的快乐假相所迷惑，沉浸在暂时的享乐里，误了来世以上的大义。

这里的畏死之心，并非像世人由于对亲属等特别耽著，害怕跟他们分离，以及对财富、地位、此世乐著的一切事特别耽著，害怕跟这些分开而畏惧死，这种怕死的心并不是修法人所要的。修法人知道，由惑业力现出来的身终究要死，没法遮退，所以再怎么害怕也没用。需要害怕的是，如果没修到法，没集聚增上生、决定胜的因，那来世的路特别难走。如果一下子掉到地狱里，那百千万劫难以出来。或者堕为饿鬼，或者做了旁生，那种状况能忍吗？好受吗？来世一串接一串复杂的因果流，我怎么从中走出？目前是百劫难遇的机会，因缘非常难凑齐。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摄取大义，那将来必定后悔莫及。当死来临时，猝然间就像暴雷击在心上一样，只见恶业猛利现行，那时就麻烦了。

这就教导我们要看到很长远的路线，然后在自身上反复思维：我该怎么走这条路？这样就会发起畏死之心。也就是我很害怕！一点法都没学到，死马上要来，我该怎么办？就像一个学生，高中三年门门不及格，如果他仔细考虑就会害怕，因为考不上大学，往后要做一世牛马，生活将变得非常艰难。想到这里他就会慌。有了这种心就会反过来：我要好好学了，不该忙不紧要的事。而我们所要考虑的比这长远得多，此生非常短暂，死今天就可能降临，而来世非常漫长，不是几十年，搞不好要无量劫在恶趣里受苦。

这样看来，我不应该把时间用在求现世乐上，而应该尽力寻求来世以上的大义。这个抉择一旦到位，那他的人生计划会全盘转移，已经变成以后世为重点了。他会怎样对待今生呢？就像噶当派诸大德那样，尽量地损减衣食名誉。这些事该省则省，该舍就舍，把它降到最低，能维持基本生存就可以，剩下来的精力都要用于修法。我们如果能把这一金刚偈按这样思维到量，那自己就会有个了解。什么了解呢？知道未来的走法、人生的路。细一点说，知道每天该怎么过，在什么重点上努力。也就是以后世以上的大义为重点，以修法为所作，现世法尽量减少、尽量放下，最好减到零。

（三）思择过患利益而起念死欲

**禅人重视发誓愿，粘泥封关了生死，**

**然心宽大图久住，是心未立死想恩。**

偈颂的第二句要改。“集”是修的对象，指集谛的烦恼和业。现在按照汉地的文化改成“了生死”，实际就是要了断生死，断掉它的根，也就是要证空性，由此就能去执消业，从生死中脱出。所以，感觉改成“了生死”更恰当。

“禅人”指实修者。他重视发誓愿，说：我立誓现在就开始闭黑关。外墙上的泥全敷好，不透光线，断绝一切世间联系，一门心思专注修道，一定要证空性，了生脱死。这是很高的志愿，有很猛的心，然而没过多久就出问题了。他心的范围开始变得宽大，想着今生的各种事情，做现世很长的打算，这就是心中没有立死想的恩德所致。“恩”是讽刺语气，既然心里没有立下入道根本的无常想，那当然里面潜伏的颠倒心势力非常强。光靠一时意气解决不了问题，过不了多久就冒出来了，它的强势力无法遏制时，就以它为主。虽然外面现着闭黑关的行者形相，然而心里总想着“我得到什么恭敬利养，将来过得怎么舒服”，各种各样的现世打算浮想联翩，结果变成一种伪修的状况。

这是举一个很高的例子。以上面比类下面，就会知道问题全出在这里。著名的种敦巴语录公案说，其他事现在不是很紧要，紧要的是建立念死的心，然后放下今生。如果没有这个，那就阻碍了一切法道。无论外面做什么，多数都是现世心，没有基本的内涵。就像《功德藏》等所说，如果没有念死的心，闻思也会成魔业，瑜伽士也会在城中驱鬼、做活计，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。

或者修道会出现中断魔。最初看起来立志很大，很勇猛，中间就不是那回事了。所以，凭一时的意气用事，自我感觉良好，一下子说大话等，这些都很难成功。必须克制最大的障碍——现世欲，才能够昼夜修法。如果没对治到这个，那过不了几天就会旧病复发。世上的饮食、男女、感官享乐、权势地位等最吸引人了，让人陶醉。心串习了无数次，在这方面的习气非常重，如果没有一个有利的死想来管住它，那多数都散逸在现世法里。

这个禅行者没有注重基础，过不了几天，就发现心开始放宽了。再继续下去就无所谓了，再下去就认为都是这样。最后就认为修法没什么希望，在世间过过还有种很新鲜的感觉，享受感官盛筵、时代生活或者唱唱流行歌曲更心动、更有味道等。这时心越来越宽了，最后变得完全无所谓。要么他就以假慈悲打算作假佛法事业，想：我要做这个事、收多少弟子、做多少佛事、建什么寺院等等。这一系列都会出来。或者别人对自己恭敬后，就想：要到哪个施主家做什么，到哪个地方去干什么。实际各种各样的事都落在现世法里。

如果有死想，那就会立即控制掉。出世的行者不会去干这些不紧要的事情，世间联系都会切断，五欲一点不沾，才能保证心真正在道上走，才能开悟证道，消除掉无始劫来的习气，否则即生成道谈何容易！这样就知道，心里没有立死想就会出这样的问题。为什么学佛、闻思、修法都跑到世间法里去了？佛法从头到尾都教导我们，最下等也要以后世为主，结果却变成绝大多数心的内涵全是往现世法里走，可见非常不容易。如果没修好无常死想，那无论谈得多高，实际心里还是耽著现世，所谓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，很难过关。

**证或未证甚深见，明或未明深实相，**

**唯死行李第一计，定则手中有圣法。**

已证甚深见也好，没证甚深见也好，明见了甚深的实相也好，没明见甚深的实相也好，都唯一以死时带的行李为计划的顶峰，一旦在这上面定准了，那手上一定会有圣法。

这表明念死能使我们手中有法。“证或未证、明或未明”，是说不管你在佛教里属于哪一类人。“甚深”指空性，超过了语言分别的行境，就像大海深不见底那样，用语言分别的道路没法达到实相本身，因为空性是离戏论的。这就要知道，无论你证得了甚深见，还是没证得甚深见，都要以想“死时我带什么”为第一计划。当然，这里的“证”有闻思慧的证德、修慧的证德等各种层面，以及对这些一窍不通，不怎么懂。但不管上上下下哪种人，都需要念死，不念死手上就没有圣法，可见无始的习气多厉害。只要没念死，念生的习气就会非常迅猛炽燃地现起，使得瑜伽士都会颠倒，跑到城市去驱鬼做活计，或者使得佛教大学者、大人物们流落到世间法里去，甚至一些初开悟者，没管好心的话也跑进去了，证明很厉害。

所以，上下人等一律要以念死为首要，以想“死时带什么”为最上计划，称为“计划之顶峰”。为什么它是最好的计划呢？因为它最实在，在缘起上真正扼住了现世欲的咽喉，当下就能引心入到法道上。修行就像打仗，如果不知道内在的颠倒系统里哪个是魔头，又不知道怎么对治它，那就随着它走了。而且，习气在一瞬间就可以把人引到非法里，是这么厉害。修行不在于口头，即使口头谈得再高，也可以不观自心。在几分钟里可以谈到最高，谈到无上极果，但是与你何关？而论到修行，那习气是非常难控制的，如果没打好基础，那处处与法相违，最终会落为法油子。这才知道，原来上下人等都要以念死为最首要。

为什么“唯死行李第一计”呢？打个比方，譬如我们从现世的城市里很快就要到达临终的机场，之后飞往另一个国度，与此世永别，而登机时只允许带一定的东西，那这时你会想到登机带的行李是第一计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旦登机就跟现世永别了，现世里的一切计划到此时全部无用。你想在现世的城市里置办多少产业，交往多少人物，争取多少名气、地位、享乐、物质等，一到了登机时刻，什么也没有用。所以要想：到了登机时带什么对飞往另一个国度有好处，那就要带它。这么一想，你会唯一做对登机之后有利益的事。那个行李就对以后有意义了，除了那个行李之外的一切全部没意义。这样就了解了法与非法的差别。

真实的法道从下士开始算起，他着眼于后世，以后世为重，由此会发展出增上生和决定胜的法道。而以贪欲心谋求现世利益这一套东西，基本都跑到非法上去了。我们现在的困境是，从无始到今生之间，熏习的现世法错觉非常深，以为这里有真正的实义、快乐，对它是真正心动、真正欲求，而对法道却漠然置之或者只是戏耍。更有甚者，所有的法都可以成为充实现世名利之欲的资本，全部可以迅速地为现世法服务，都成了求现世法的资源。

像这样要知道，只有念死的行李能从这里分开。一想到死，所有的现世法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身体、眷属和财富三大类，都丝毫无用。把这个舍掉以后，最起码能修十善业道为主的法，一心想做善道的行者，这时就开始有法道了。进一步提升到一心求解脱，修无我为主的法道来断烦恼，这就有了中士的内涵。再往上一层，一心求菩提利益众生，以此驱使，会发展出大乘显密法道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行者的意乐就转向了法、行为转向了法。一念死就放掉了现世法，死的行李只有法有利益，因此当时就会开始趋向修法。再结合到现在就会死，那马上像噶当行者一样，把碗倒扣、不盖火等，像这样表示他的志气：我不要做这些，不图明天的打算，赶紧修法。

像这样，无论上上下下哪种级别的人，都以念死时带的行李为最上等计划、第一计划。计划只有两种，为来世以上做打算的计划，和为今生名利做打算的计划。后者都是低等计划、无意义的计划、失算的计划，前者是高等计划、最好的计划，所以称为“计划的顶峰”。因此，真正的学道人跟世人的想法完全不同，他心心念念考虑的、打算的，就是要为来世以上做准备。像这样，一旦定准了这一点，手中就一定会有圣法。